

唐文粹

書序

卷八十四
之九十二

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七 德王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文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與徐給事論文書

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與于襄陽書

韓愈

寄李翱書

裴度

叙詩寄樂天書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荅莊充書

杜牧

與賈秀才書

孫樵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頓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為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為之或有為而為

之既為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閔睢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為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冕頓首

與徐給事論文書

前人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

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為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為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前人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爲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爲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爲過矣故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爲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爲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爲禮由於禮而爲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又

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況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去一日不見如三秋况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爲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爲之昔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

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爲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哀反以自愧冕再拜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前人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甚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殘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爲二不足者彊而爲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爲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

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寢然詠乎堯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之命子實爲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爲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擾從桓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勲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衆有桓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

制其死命則不足以輟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爲聽道路之說甚不然也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子爲大將實制東夏爲不義而彊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之國不富而昌兵不教而彊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直乃匹夫之爲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遊同君子之道見君子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爲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人樂之天下有憂賢人憂之樂毅所以徇弱

無之急復彊齊之繼韓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子子實爲將得不憂之乎噫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爲之璧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仲尼以大聖之德心不免爲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勳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桓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苟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旣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誅其言心惟其義且

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
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狎而翫之
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濤莫不戰悼惴惴眩
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
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
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樞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
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輝赫若雷霆浩汗若江漢正聲諧
韶濩勁氣沮金石豈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
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
有言也楊子雲曰立向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
灑灑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
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者農夫馬之智不賢於
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

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真從事於文實且久
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
詳察愈恐懼再拜

寄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白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賦新作十二篇
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
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爲立器爲銘與
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
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
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
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
相容故不唯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
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

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
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
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
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
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
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
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
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
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
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
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
爲第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
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

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
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
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
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
言謂之可也則太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
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
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
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
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
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
不可諭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
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
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

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第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冱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千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榮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實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恐塞謁賢大夫兼與

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敘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取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未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復之慶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將其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為其帥名為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首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礙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

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
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主主之
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
過一二讒直臣議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
墮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
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湏求往往持幣帛以
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可不禁僕時孩騃不慣
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
思欲發之矣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詠激
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
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
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
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

自得由日及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
蕩津涯無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
未暇旁世侑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
復僻嬾八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
習慣性靈遂成病敝每公私感慣道義激揚朋友切磨
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
花對酒樂事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
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
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
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
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
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
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

有言意可觀而詞近律古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詞體實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公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婦人暈澹眉目縮約頭髮衣服廣脩之度及疋配色澤尤劇怪艷因為艷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乱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偶未遭可為之事性與

不慧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虵虺之患小有螟蚋浮塵蛛蜘蛛蜂之類皆能鑽齧肌膚使人瘡痍夏多陰霾秋為痢瘡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百死一生之夫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誚是用悉所為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弈擣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弈擣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

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爲寄思玄子者小
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
見遇之由今亦寫爲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
噓之術於鄭先生病癩不就今在閑處思欲怡神保和
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
庶亦已於是乎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
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
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
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
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
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

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
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艷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
廢艷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
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
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
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
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
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
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
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
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
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
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

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
白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前人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
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
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
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
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
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
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
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德也下衰其文漸替惜乎
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為

文者之過也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與氣
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
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
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
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
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為文
則蹙彊而為氣則竭彊而為智則拙故言之弥多而去
之弥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
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
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荅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
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

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
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
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
乱如入闐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
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
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
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
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
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
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
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
世也今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
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

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瓿瓿雖當其時亦未
嘗自有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
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藪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價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
足下五通五于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
地所祕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珊瑚之藂必茂重溟
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扶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
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
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
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
玄窮元結以渚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
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

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據意必
深挾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榮邀富猶欲疾
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
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
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
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
言

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書八啓附摠二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竹琴

論文下與陸修書 李翱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答進士王載言詩 李翱

上知己文章啓 杜牧

與陸修書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與王駕評詩書

上楊相公啓 劉本直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李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
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
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
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
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

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欲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子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鈺爾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異一詳焉翔再拜

荅李生二書

皇甫湜

辱書適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遇為足下荅幸察來書所謂今

之工文或先於竒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竒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大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故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

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廼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旣成澤旣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九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旣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再拜

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廼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悵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廼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

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旣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

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
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
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
強爲所庶幾遂讎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
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
之質者乎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
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
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
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
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
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
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
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

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
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
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旣爲甲賦矣
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旣不以
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
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艷聲病
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
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
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
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王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
高談穆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
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

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喘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具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以撞金石萬羽有簪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貨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羨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墨則銘之簡散上聲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大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

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一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載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言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

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
人名之耳非聖人之言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
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
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
人悉謂而辨之矣豈須班固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爲經
以春秋爲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能微則易
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
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
于太廟仲遂卒于陘壬午猶繹萬人去籥之類果純直
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

喻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
豈非敘事耶引左氏傳語微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可
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
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
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謂讀六經頗有
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
也某辭也文旣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
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文乎辭故卦有小大辭有
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
帝庸作歌臯陶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
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
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耶
法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

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
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摠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
之辭多不當稱文是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
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
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
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繪耳大凡解人
之說不敢避墉垣援膚爪而自矜於堂奧心府也要在
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
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過
而後罰

荅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鍾銘云欲籍僕之辭庶幾不朽而
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翱學聖人
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
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鍾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
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甚矣
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
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貢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
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
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
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
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
邕作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
或黃鉞其立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作

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
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鍾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音
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耳非爲勒功德垂誠
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
矣然其所爲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
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
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
亦順吾心以須聖人爾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爲也故久
未承教爲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鍾
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
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爲之者甚衆矣何藉
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將過淮而南書以進
意且爲別也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
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士用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醢
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
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
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
諭抑揚溥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竒
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
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
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置才亦爲
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
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旣久而愈覺缺然然
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

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鷄犬山苗接楚田又雨
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荀松
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
戍鼓和潮暗舡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舡
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
慘鵬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鸚鵡失佳
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
院閉幡影石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蕭
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合龍響木魚又解
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早添猶
有水禽飛上句云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得於樂府
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
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空口來當意慙花發遇

歌成雖喪幾
云逃難人多
健僕亡書久
午晴初又五
故園春歸未
午又明年上
一槩也蓋絕
以神而自神
黨復以全美
與
足下未伎之
類而後神躍
病也唯恐彼
不瀆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
分隙地放生鹿大出中林又得劔乍如添
似憶良朋又孤嶼池底春漲滿小欄花韻
更惆悵迴孤枕猶自破燈照落花上句云
有涯小欄高檻別人處又殷勤元日日歌
句云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皆不拘於
句之作本於誼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
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
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勉旃其再拜
王駕評詩書
前人
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
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即醫而斬其
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為率人以謾莫能

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趨味澄曠若清沅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揚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去撐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

荅進士王載言

李翱

翱頓首足下不以翔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闕者耶雖然意盛不可以不荅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計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咏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

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深淺其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嘗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

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遘憫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謬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

下工者不成爲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
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
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
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毅梁子言之矣曰
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
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
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
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重
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_{神且}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
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
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

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
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
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曾子曰堂堂
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夏曰賜也何敢望回
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
德爵年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
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
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
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翺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詞
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翺頓首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太真啓前者曲蒙處分今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江介泛窺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遇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君語及文學許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宿心無因警發雖欲奔前賢之墻宇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滯望端倪而自失常有一言適至理一章逸遺恨竊懷恥愧不覺淹久以深稽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記錄三十餘章反復內省慙惶汗流伏惟相公秉人文以作相敷天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以極三才之奧義協贊一德化成群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採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旣無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十鬢頽老又念頃日曾霑引問擊蒙而恒失所對庸劣之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明鑒相公假爲之納其瑕微小人亦自重其嫌反乎

向使疆仕之間獲趨門館荷深仁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魯或有庶幾之迫焉今過五十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而反惡於長鳴視姬姜而自退其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謹啓

上知已文章啓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活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譔詠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

賦雖未能深窺与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齒髮甚壯異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扶摘芻蕪塵穢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其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

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盃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妾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十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於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

往往歸咎於其葺以為雕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
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牆庇於大厦使不復摧壞未
為板築者之誤輒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主
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啟跪陳或希構厦之
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擦櫪攘捫之材盡曾量
度則十餘年之逕迴不為無所用心耳詞旨瑣劣冒黷
尊嚴伏俟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无罪

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唐文粹卷第八十六

書九摠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薦賢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高處厚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李翱

薦齊孝若書令狐楚 薦樊衡書崔顯

師資

與李勃書田弘正

與段校理書劉巖夫

荅人求文章書柳宗元

上韓吏部書林簡言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崔元翰 荅韋中立書柳宗元

復杜温夫書柳宗元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高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翊聖明底寧泰階推心
旁求虛已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門下張曲江自
蓬戶發揮於嶺底而繼播休名襲佩相印克懋勳德不

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勸不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
雜君羣倫齊齒下輩崇構棟榦則杪忽方輕琢飾珪璋
則蒙昧未耀器用既光持之於耳目之前垂後而無配
名節兼大用之於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推策考
步之爲乎裁往知來之兆乎蓋合以尺牘片言申以考
跡定貌靈異五行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
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自羸以之微以是而求則
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
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士口訓詞秀人文脫落
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拆之以歸正囊六義以
疾馳諷之以合雅苟堅其持操不取心於置器之訕脩其
踐立不誘於籍籍之譽孟軻黜楊墨之心揚雄尊孔顏
之志形乎既立果於將然至於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
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駁趨于夷途徵會
理軸遣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
有劉尚之刊正羣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
施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于斯人苟
回險其道未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于天池殫精於沈
澗秉矰繳者從而道之固無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
能相公得徇公之名有摭竒之實後進幸甚舍人驂御
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禰衡雕蟲薄技也猶能遇非
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於舍人之儔皇甫湜蘊積
寸志固百於正平之量處厚百於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
平之心方切恃私於門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愚
瞽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卜可否輕瀆嚴威下
情不任戰懼之至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
翟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易牙信
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
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
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
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于朝
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
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
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
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
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
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

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桓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
始善善也樂終桓公軍有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
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
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
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
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
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
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位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
今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孰有如執事好賢不倦者
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
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
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亂根本之所由伏

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翔實爲執事惜焉豈惟翔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復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也未聞執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

自以有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借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

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敘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待於人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之所不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之中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爲軍中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拍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踈眉目羨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况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材最所知者實斯人也請爲閣下記其若此惟用與捨高明裁之

薦樊衡書

崔顥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
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
大略深識可以執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
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踊
躍况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
躬自執玉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
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將大得奔大禮升聞天
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令當代之士知出君
侯之門矣顯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

與李勅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事
者徒懇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誠固內自不安矣
自前年朝謁得展拜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事復略

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
仁義發為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
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
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
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且自二寇亂常已
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冀趙魏常山
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為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
念之以為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
移鑽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輒不自意思君子降重為邑
人啓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脩擁篲之
禮則向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
而不就乎今輒虛上倅之位侯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
不居退得所諄者鄙人誅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

幸甚

與校理段公書

劉巖天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真偽難辯。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其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僞者繁而真者寡。況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耶。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矚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勦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室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壘破開溥浪。聳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昧且調旨甘入夜吟編。

簡索聖賢意探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遽蔭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謂以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俵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與指其要路將鞭箠以趨之。某再拜。

荅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此與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隲雖有蕪累則爲日月之蝕也。大珪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

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勸刑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躋躅而不進力感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有疊迹大抵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扶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起金聲玉磬詭譎聲

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問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今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擇願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揚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濯孺子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莽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曰

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但音也其能庸能也
嗚呼聖入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矣而琴弧尚能自習
之如此况聖入之道乎去夫子十有餘載孟軻揚雄死
今得聖人之旨能傳說聖入之道閣下耳今人睇閣下
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
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爲異代惜焉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日月崔元翰再拜上書郎中使君閣下天之文以日月
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
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
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
事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
樂存焉臯陶伯益伊傅周召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

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叔咸作之詩並列于雅孔聖
無大位由脩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立
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爲天子大臣明王
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
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之文放蕩於浮
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
根源然後教化溥矣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
訓微言高論正詞雅旨溫純深潤溥博弘麗道德仁義
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將庶幾於
正若元翰者徒以先人之緒業不敢有二事不遷於他
物而其顛蒙撲駘難以爲工抗精勞力未有可採獨喜
閣下雖處貴位而有仲尼誨人不倦之美亦欲以素所
論撰貢之閣下然而未有暇也不意流於朋友露其嗤

鄙而乃盛見稱歎俯加招納顧惟狂簡何以克堪今謹
別貢五篇庶垂觀察儻復蒙其一字有踰拱壁之利假
以一言若垂華袞之榮不日元翰再拜

荅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迫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
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
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
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尚不敢况敢為君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已下人益不事師
今之世不聞有師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
流俗犯笑侮枚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
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
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數矣屈子賦曰邑人羣吠

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火日出則犬吠子
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
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一狂走者累日至無雪
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吾
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
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
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闕取怒乎僕自謫過以
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
嗷嗷者早夜涕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
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欠為人之師耳抑又聞
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充用心者
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
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

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憮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
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
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
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
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
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
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
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
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也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
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
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
道是固不爲炳炳琅琅務采色銜聲音而爲能也凡吾
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

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
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
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
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
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厥其清
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
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
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
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
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
史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
此者果是耶果非耶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
焉有餘以告焉苟亟求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

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占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復杜溫夫書

柳宗元

宗元自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矣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微不肯相見丞拜承問其得終無辭乎九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拒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儼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拒宜無所諛今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辭立聲名以

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彫斲引筆行墨快意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乎歟邪哉夫者疑辭也矣爾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蠋鵠郊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宜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

子曰余不屑其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某白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八十六

唐文粹卷第八十七

書十 摠六首

自薦

上張燕公書

吳興姚

鉉

纂

上鄭相公書

上裴度相公 元稹

上張燕公書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房琯

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干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黔黎之艱阻妄矣瑄直以有詞下自明徵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于旬時若借人爲容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竒圖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珪冀贄列得啓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爲犯德瑄非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瑄嘗聞旣往布衣之士亦賤者

也而一人下之三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
瑄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徒亦形似英哲之蹤辱
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瑄因以私進所私者私則
敢終而言之瑄幼爲先相國棄委繫於秦蕪之下因物
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菑穫爲懷將祇若
遺謀乃發前言筐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誠焉約
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
之非或謂之是求我拙口匠斲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
聞上士未足爲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況有貴賤
之異爲之隔闊乎深性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
相國之富貴如此瑄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
道義求我我不當以虫貝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
寧拒游夏之徒歟夫甘此心千載一用豈瑄也當之又

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瑄
趣仁者而久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非車馬闢人斥之
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論訴豈聞道之
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
以溫和之顏賜其清閑之宴大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諮
爲人之紀綱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誠諷南
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告退瑄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
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再廁法曹舍人間詩
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笥有衣裳天有秩序聖
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瑄今日未敢生心儻見露之時爲
左右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衆人別意瞻矚也貪
竭鄙志不覺多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窮
之惠降不測之禮錫數字之答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

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軀價傳多士輒飾
瑣貌以俟軒車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日者相公之掾
洛也積獲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語及章啓則竊聞閣下
以文皇勅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爲至戒今陛
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卽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
可廢況今四邸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冷束身之
歎未堅則推食握髮之意可遷移於高枕擊鍾之逸矣
且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
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積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
喻古昔於閣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納人也甄辨
精淨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構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

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故激濁揚清亦無所愛悵是以稟
政不累月閣下自外中爲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制誥
張河南自邕幕爲御史李西川自饒川爲雜端密勿津
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纁如積等拔於疑礙置於朝
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之巨敵引腹心之至交當時
一二年間幾至於新無蹊隧而正有根本矣及山東泯
作上以兵事諮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
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廉善精微之士素
熟於心曾而汎駕乘桴之材未嘗量校於左右也比於
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略尙短矣然而卽世之後雖無李
嚴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
嗚呼子皮叔牙之功斯小細矣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
當鑪錘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

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既建至化方行亦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揆之欲人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救極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爲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怨哉何謂救極而竭誠積又不敢移之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耶向使元和中一年爲拾遺二年爲補闕不三四年爲負外又三四年爲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論誥慕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有隳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爲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胼掌置之趨走者又不敢愛氣力恡心歸於和扁也是猶龜鬻之有水鳥獸之有林何嘗愧於

水木苟或繫而籠之鎖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嗚噓顧難必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閤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閤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閤下疏有君安思危之字爲抵忌對上以河南掾尉非貶官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積終老於貧賤固其宜也儻閤下猶二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惶惶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冊於上前排未立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閤下之才略而由跼足帖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况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更始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閤下若不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

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咸與惟新之德次以廣閣下常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爲文相短長亦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群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寰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爲難積雖至愚未敢然也積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干宰相有不測之罪耶熟自忖之與其瘴死蠻夷自題不遇之榜比夫塵穢尊重伏俟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不宣積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齋沐緘書再拜遣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哲輔相賢明可行已行以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其愚蒙欲陳所知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亦何敢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上爭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以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爲有之乎某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若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矜所學也其不敏傷切如之況稟羔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絜身畏人負拙自守殆亦以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遊藝行義

脩辭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爲而爲也幸屬昭代以此官
人敬趨條目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
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教其兩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被駁又平選始授四門助教也
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莫就高衢遠
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
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
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分別也其非斯
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
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
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
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
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
人壽百歲七十者稀其今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

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
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付已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
事精內叩潛鳴外聽无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
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
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
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
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公乎州閭鄉曲之
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
譽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
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
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製一月兩衙之謂
役藝使才二奠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
目應奉之致是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

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
 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拳拳
 之身何夫大田斯獲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
 萬穗稀一其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
 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踠稱
 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
 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踠與之
 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
 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
 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
 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
 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
 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

若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
 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
 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
 其謂邦國何其代閩越自閩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
 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
 無一命之親路无迴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
 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擢乃條枚成乃華
 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无私之陽春乎相公為上
 尺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其焉夫舉善不遺
 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
 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降无
 代无之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某為手下濫觴
 手似善斯升真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

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哉令則猶古筭度途遠
蒼黃造次某惶恐再拜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
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
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
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
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
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多之之辭也言君
子既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
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
者曰載者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
若舟之於物浮沉且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

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
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
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
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
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
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无
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
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
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
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
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
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約亦時有感激
怨懟竒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謏

佞諂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違違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泣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齷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稀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內外之臣

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無人乎哉亦見
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間
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
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糜鹿之與
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其
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
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續雕琢之文考之以聲
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之然後得從下士之
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万不有一
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唯
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
不取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恬
槁沉溺魁閑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

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
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
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
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知所歸焉小子
不敢自揆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
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上
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
不知所爲迺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
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
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

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歟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焚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爲之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人下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乎中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口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命心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曰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一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

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
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
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
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
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
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
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
以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
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无叔父之親則
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
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
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
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

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
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
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
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
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
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
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
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
惟其昏愚不知進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
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
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
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
一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

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
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齟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
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
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
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躡冒感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唐文粹卷第八十七

唐文粹卷第八十八

書十一摠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自薦

上王僕射書盧肇

上家官書沈亞之

上座主書劉軻

上李侍郎書王昌齡

上中書權人書陳略

上中書張舍人書邵悅

上李諫議書沈亞之

上王僕射書

盧

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
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
無私心故也為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
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
固無驚爆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
綱於將絕時人莫不拭皆假聽後其聲明矣如是則又
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

乎將頽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
美於千萬世其術祇在乎人文之中則不踰
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
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射兼是三美然
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諮於僕射俯而蒞之其實不啻若
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
次而進哉某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
窺奧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
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
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
來輦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揆於事至於得之者未
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
可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爲日月照臨

多士莫不屏氣懾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
族少讀文學尚爲憂惕啓僕射之德振于文機其必得
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遊盛明爲臯爲伊以茂
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逾二十載復匡之乎是知天
啓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
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
俯燭之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墜冒尊嚴無任慄慄
之至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
室其根長霓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
使皆獲其所安而輟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
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枝不尺而葉縱

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
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爲衆用故易售于工其
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
元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
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材巨榦非易自致也賢工
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
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
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日常如此則賢工
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冰炭不終湯充飢
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
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
視以自視養其所造者惟柔氣緩言督視而巧諛然後
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強慝也善爲流立節爲

詐是皆弁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
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
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
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
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某誠
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智輔
之所以爲化至於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回此則得之
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書得失備理亂
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暴
亂至于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
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
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材戴橫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
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某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

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耶而誰
寤者而證其始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抱書詞多
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所追謹再拜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榜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
得以書導志軻性穎魯狃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
伏惟寬明少真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
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
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是私已於有
司非公有司於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
入代業儒為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邊之
人嗜習翫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

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芟
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大耨或農圃餘隙
積書窓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寢成書癖故
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
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墮棄矣流光
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
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
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
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奉芳入幽不以
孤秀不擷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閤下自謂此心宜
如何荅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刑不至再
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刑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
定羣慮衡鏡在手蚩妍輕重之分咸布一定俾退者無

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
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
微末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
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
軻再拜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
公有鑒三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
遇難則否斯亦分於數矣今或者譎觚旁礪以爲已任
發心中中無不通雖大愚之人猶知不可况賢智之
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之鑒非不明
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絕
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爲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
未識定分爲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

無妄不進是使天下之士永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
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小節竭智附賢貫道選數
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於是窮居獨閑未用之士將
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吾窮困樂毅羈
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
固不能俛首跼步與衆人爭得失於吏曹之門就使四
賢生於明時無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
四方而來竦於明公之門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
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觀堂下之士知四方之賢
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生賢才必有聖
代用之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塞
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
未盡矣况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

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傷鈞蹟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
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物大不施小屈於章句蓋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斯人也木訥自
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爲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
欲伸大直於明公能容之否所爲直者如何明公若以
爲羣區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爲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
以異近代合古人匪惟高賢雅量在小子亦知之矣明
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棄正任巧我爲宗臣必
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運心鏡俾無逃形
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膺摩赤霄
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
一爲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
人之口波盪振駭君子聞聞以俟賢俊昌齡久於貧賤

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
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焉昌齡請攘袂先驅
爲國士用芟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齡豈不鮮
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
大遇哉每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歔歔救育米惟
明公念之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
徇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齡常在暇日著鑒略五篇以
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贖清塵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祐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執事賢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
至氣動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
伏以今之獻書者語取士之得失揚盛烈之弘懿多矣
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自陳所抱曾不迨意何

敢妄有稱謂以成繁文哉然而志苦者聲必哀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不泣玉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贄循牆如站者固多焉門屏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遇長者之眷固無戲言孤負知見踣地無措衣化京塵星霜七周分將委運方理歸策適有一外闕舉解至翎羽之類志氣由存欲就明試不能自決友人樊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就試明主足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爲主司如君之負辱者將爲伸之手站曰伸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姚袞曰夫道窮而心泰者神與之俗變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力所及吾子處否若泰不改其守久矣今主司方以公用駭拘俗吾子賢淮陰之辱非韓信罪也不賢損益何有於衆人哉站曰惟欲聞後命矣嚴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爲取衡難得衡無後悔黜衡易失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于今不謂衡忝一第而謂嚴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虛求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希於衡哉懼畏不敢多陳死罪死罪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某白一昨猥辱面奉徵及玫瑰藥廬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惟恕其非多此物嘗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萱草忘憂合歡蠲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閣下不憚煩以採掇則士之有才有藝者必將盡力而搜求人人相賀皆有望於明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天闕其生詢樹藝之叟求長養之

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第能當春徙之度地居之
順其陰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固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
溉之以寒泉則扶疎鬱映紅芳可得而翫矣觀叟所爲
其理信然然誠以臃腫之姿願附於玫瑰之末擁土溉
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茲無或遐棄不宣某頓首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
下某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
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
之類焚芻而焚芻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
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於此
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求於時哉
一失其顧以爲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

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
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
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耶
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
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袖而
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
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
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轉味則有椒桂梅醢鹽醢之
品在吾摠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
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僞雜鬻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僞十
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爲也梅醢之質類而苦
酸不爲也鹽醢之質類而齶鹹不爲也皆具而不爲滋
一旦集而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摠是之力以成

於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歎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惑君之智足以樞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醯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偽而清悟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願因左右者召稍延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臯謹再拜

唐文粹卷第八十八上

唐文粹卷第八十八下書十二

成附 摠八首

吳興

玆

纂

白為上高長史書

李嶠

與韓荆州朝宗書

李白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上節度使書

房魯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上崔華州牋

李商隱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汙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攜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大階提七星

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矯當休明之期
推去就之分滄洲密迹未貞嘉遁之爻閭闔洞開不列
亨權之步顧韋希仕尺寸徇祿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
之爲役娑娑塵垢之下蹉踣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
可見矣抑貧賤寔須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
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爲累至於有文
無書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
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
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入見識誠
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
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
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
里駿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虞囊之地雖願

披心膽進款誠雲漢逾邈口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不孤
彈劔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
於神交殷勤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
翼厨開銘鼎庭列歌鍾吐壘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
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
置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
未極精微之數粵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
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迴天獎憑紫樞而目送
南宮祕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
鷺黼藻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
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賁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
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泊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
壁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

未改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薑桂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无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歛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從恨勤誠累歲而丹慊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諺所以低徊歧路杼軸蓬心搦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己之求有屈位而申道汎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扃鑰閩奧使屬睇之日隔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賓以之失位簪客以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爲黃鶴之舉企景之客不作真龍之遊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

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下有徇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與韓荆州朝宗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口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千陪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賴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湍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

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曰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
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作佳
士而今君侯借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
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
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
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
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綽之徒成以才名見知或以清
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
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
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
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刊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
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君賜觀芻蕘請給紙墨兼之書
人然後退歸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

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琬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爲之哉以其進爲天下利退有百
世名顯爲諸侯師默成萬爲世法而已爲退默者爲避
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爲進顯者爲必行不得時而進
顯者爲矢志是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其時故無其時
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
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
垣塞牖而自適者又豈惟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
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陞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
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筋穿皮蠹之患尋
已誅伏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雍丘不能以才達
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

夫文家之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閤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完權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閤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閤下以爲時乎未可乎嗚呼蛻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鞞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閤下則踰垣塞牖而已雖然當閤下進爲天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

垣塞牖之說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投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一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僂笑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皇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石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鉄鉞侯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霓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無色蹇驢竭蹶而來干謁誠志業不作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爲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僮飢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闕廛藏其貨物侯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

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
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
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艷然視之問其直幾何其唱者
且平其直必愈卑之十七八戲耳誠金玉其物貨祇以
盜有而竊置爲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
干人亦然士非不能隱山林羣麋鹿脫俗姿態又思孔
子干歷削逐如此而不足以求行道學孔子者又安得
傲然自遂而獨善耶亦非得已富貴之人能趨求貧賤
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諂佞也又不謂利也
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
諂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時英豪智者
或云禮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者
則不過不諂於富貴不感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惟
其不禮士不愛客不薦寵後輩蓋無意趨求貧賤之人
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已惟閣下有
古英豪之氣必能招來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海
矣不則雲卷一丘閣下識某之心非有覬於閣下而云
云其說閣下且視之爲何如其理豈不然耶他俟盡於
檠戟之前某再拜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
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
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
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而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
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
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

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二乎泯泯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乎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其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而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

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此都徘徊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

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鏘光保大不絕歎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是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包特行者渾衆人抱竒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邵之才居周邵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沈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贄干犯左右惶懼于旌門之前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

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

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蓋

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

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

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

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
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
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
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
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
是說某再拜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旣而復喜其人
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
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
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
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
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

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
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過於相如
者蓋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
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
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
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
失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唐文粹卷第八十八下

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書十三

摠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激發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上韋右丞書

劉軻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移陸司勳沔書

歐陽柅

與李渤拾遺書

盧坦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哀鳴列國附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附劉軻

愆志

與吏部孫負外書

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

閣下

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

吾之行已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
武陵誠愚不覺竊抃以為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

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鎔鑄生人鼓簧群物九
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爲舉善黜惡大堯之功
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甯戚東郭牙實
胥無王子成於桓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
存焉如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
居位旬朔而所舉者亦數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阿
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旬朔豈天地無其人耶將
相公有所待耶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方有所好升平
之畫未可爲也此又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病無
所好苟有所好何爲不可假若主好畋獵則正人其無
畋獵者乎主好宴遊正人其無感詢拔河者乎因好而
致事將潛化或以詩誦進或以烹飪來相公詎謂不然
乎今兩河餘寇條貫未得北虜倨慢西戎猖獗三關可
收五城可埋河壩可田運漕可罷相公豈獨遺此而優
游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旄鉞而出鎮乎生
人可憐勲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群士之膏臆姑爲躊躇
天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
武陵再拜

再荅張僕射書

柳冕

辱還荅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
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
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
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
即天爲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爲之時天且不違況於人
乎伊尹負鼎俎五說于湯其道乃行天爲之時也商鞅
以彊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爲之時也譬如爲山累

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爲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晁白

上韋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軻竊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爲不多其聞今之事極耳目之聞

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揲乎著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爲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

心於閣下聚手而指以爲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
閣下知人意參於天意耶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
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
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
儒術御世而天下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
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耶
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耶必欲爲刑法而與
言者有溫舒于公耶此三者皆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
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
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
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
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
石土者誰乎此小室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

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
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鐫其此豈謂導萬物之
情狀達一人之聰明耶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
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
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
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固不能周
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
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
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爲聰明某不知其
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
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爲
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
所持意恩幸甚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勲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爲好官將軍之勲名可謂盛矣美矣然其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小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況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爲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爲天子秦皇以爲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爲秦擒韓信爲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爲天子漢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爲人拙於爲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勲

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爲公爲王爲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爲瓊爲龍出爲桓爲文且令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僚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寵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耶況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煥更變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爲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鑽其曾豈不願留之耶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疇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誓叔敖三夫之美昔蔡澤之說范睢也引鞅起踵以繫奪其位睢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

理必然今其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
又豈欲騁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勳汚書

歐陽柅

月日歐陽柅移書即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
然爲貞者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
耶嗚呼一之笑百百者有比恥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
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惟閣下少垂聽覽柅在閩中
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紀嘗期閣下
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殷
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
起閣下爲郎閣下侯侯而來柅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
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
治矣無有術耶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耶天下之無

賢者不可舉耶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耶天下之無賊
者不可劾耶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耶天下之無屈者
不可伸耶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耶既無所聞又無所
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麟之謝敷斯人也閣
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食而退是何前踞而後
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此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
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
直之心亦不可轉柅謂閣下今之爲不及昔時不爲明
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耶孫楚不漱石孰有楚耶閣
下始心爲直苟在爲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
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
柅所謂爲郎不若不爲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
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

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
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勝景山川如繡鱸膾莼羹
放歌長嘯夫如是求爲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
和再拜

與李渤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
塵之跡德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
天子所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煙蘿動色足下
懷寶樂山竟未爲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
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守宣池路出
灑洛眺嵩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徽猷寤寐飢
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
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諫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

以致君惠人爲意非特能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
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
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且
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歡康異衰周之代也萬
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答天
子之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
之祿走絲毫之利如群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燭火取
不爲醜貪不避死得以爲榮失以爲辱不由道以進退
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弃
流俗獨爲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敢不
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
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爲宜在足下俟駕
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

迫速不獲拜誼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
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寢移其化上自
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
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
序音玲瓏於珩珮鏘訇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
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詘禮越爵
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爲文也爲
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
止乎修然六籍儀刑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
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
行胡卽反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者耶故萬

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
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
得鄭康成規其微言鈇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
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
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
以講習決釋其法爲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爲西域氏之
羞矣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泯泯乎
洋洋乎爲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繇得不思居其位
者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東
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
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
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旣若是矣執其業者精
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

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
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
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拍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
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
別器一日化石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窘弟子相
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
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
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
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
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飢亞之誤學為黃金
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襲飢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惜

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首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道三途之艱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
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
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柰何然
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
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
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
焉而又才迨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
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
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
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曠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
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

路而垂仁者耶今乃閣下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其實切
撫心自度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
捨而不顧則知埋沉踣斃無復振矣伏惟閣下動心焉
某自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
蔓辭祇益為瀆伏惟閣下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
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
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歿有餘恨則
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
戰汗隕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
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
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

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輿負北向之悲積
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
何者情蓄自東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
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
侯察焉賓王一藝宰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
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已歷詎
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
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
書記之事擬人即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邴超夫鼎政
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
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
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
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

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糗無
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
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
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
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
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與言來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
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
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弃興王之
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
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耳匹夫
之辱也蓋有不得已之者哉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
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
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

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旣不能推心以奉
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
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寒之魂母切倚廬之望
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
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道類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
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
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一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况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
事機守宋章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
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
鬪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
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

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市
名達諸侯間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駟淳于髡皆號客卿
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
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
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潔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
何虞其蝎蠱之爲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爲齊
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
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
相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孱固
俾臣爲蘭陵令臣始下車方絃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
和且富旣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
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
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弃臣如脫故屣臣之

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弃臣耶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
惡聲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
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
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莫相君擇焉自
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以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汾
冒熊繹葦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文武成始臣妾江漢至
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
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
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
目到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汚
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
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鬪猶以
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踈屈平平旣踈

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嚼然無非已不能疾說又從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比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塹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荐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寢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靳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與吏部孫負外書

陳章甫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負外孫公階所伏惟拔英苗而佐明主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衢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昨聞戶部檢報似有參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也矧茲虛陋能勿非乎但僕一卧嵩丘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高謝堯禹而乃弃藜杖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損辱高風矣若緣籍有誤蒙袂而歸亦何面目垂見巢由舊丘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

前古取人應所多見至如傳說無姓殷后致鹽梅之地
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折脅於
魏改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爲相張良報讎變名姓而
亡漢祖因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牧賢者不
以小瑕弃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
之議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群
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苟亡其德雖籍
何爲謹案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
征之其捨者爲賢也貴也服公事也注捨謂若今復除
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郡吏獻
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昔
舉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
道都喪無論賢貴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

由此故也公爲官擇才務協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
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卑辭厚禮猶恐不來今
乃坐徵籍書務在駁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將古不足法
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鞭骨自悔
裹足而亡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
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
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悒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
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
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
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
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

之志乃伏劔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憇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齊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拍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動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嶽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竒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

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竒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劔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劔慷慨氣干虹蜺

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
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
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
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
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
哉稜威雄雄下憎群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
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
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
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
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
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
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荅曰從
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想
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愚洞開心顏終乎
前恩再辱英眇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
水不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
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
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劔乎

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唐文粹卷第九十

書十二命 附總九首

切磋

別令狐拾遺書 李商隱

吳興姚

鉉

纂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荅山佳之立書 韓愈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荅侯高第二書 李翱

規誨

寄從第正辭書 李翱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翱

寄諸第砥石命 附舒元興

論

論江陵耆老書 劉蛻

別令狐綯拾遺書

李商隱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
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
援援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
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

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
雜居齶齶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
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
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
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
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
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
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
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
噉然相感決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
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孑立寡處而
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且譏誹襲出不意使
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取王其守乃捨吾而之

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
惡市道嗚呼此輩真手搔鼻敲而嗾噉人之灼痕爲癩
者市道何肯如此輩耶今一大賈坐滯貨中人人往須
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
若干戊曰吾索之旣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
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贅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
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
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身
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
臘相見贅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
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
漫然後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
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

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爲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前祝曰蕃息後曰生女子時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耶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爲事當其爲女子時誰不恨及爲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拒死不相販賣哉細而繹之真今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百豈靳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

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爲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荅立之崔公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

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恠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成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

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以爲疾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王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

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俾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几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燕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西而東涉淮浮江沿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耶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爲吾

友之思耶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耶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耶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耶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旣得者耶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

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崗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誄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求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鞅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恠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于

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耶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旣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縉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曷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

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耶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主求尉于魏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求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爲升斗汲

汲疲瘁低懔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常自况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得始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爲我拍引巘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旣往

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
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
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荅侯高第二書

李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
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
仕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
則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
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
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
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
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
必將愔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

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決滂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
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煩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
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乎不
脩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
無所爲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
孔子者也蓋孔子畏于匡圍于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
絕糧于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賢不肖
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
己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
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至于
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知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
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
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

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
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網而紀之統而理
之而不能為容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
謂顏回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
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
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
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
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
天下入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入
也皆以柔氣汗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
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美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
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

德音修典冊洒朝庭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
能敘官業分別流品申明誠勸無誕辭無巧謂直溫潤
真王者之言公昔自纂錄為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
南觀察使揚公憑為之序故今不在編次內其他千名
万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
之間磅礴於勲賢义大之業不為利疚不以非廢本乎
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伏非以德爵齒俠
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士十七
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祀梓舉
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
掖垣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
鑒其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耶憲宗皇帝紹開中興始
以英明申威提法武功既俞文教是圖元和五年冬執

政暴疾既瘳且痺未旬旦而公作相憲章儒術潤色王
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嘗浹於幽遐我之所長時
以推戴玉立冰潔无緇磷遷染之譏以文德自終豈徒
然哉嗣復不佞發跡門館儀曹台席皆忝前躅公之元
子中書舍人璩不幸短命其嗣千憲泣奉文集求鄙辭
以冠篇首雖觀於巨海難挹波濤而籍用白茅所資誠
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謹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常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舉字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
行人間取丞相以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
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辭標文苑徵玄
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
杜陵常公執誼河東裴公洎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

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
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
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
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于仁義也由仁義
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
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
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
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克之者也何懼而不為
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
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
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

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
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
伯仲書題誨責踈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
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踈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
長幼每日兩時擗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
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
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
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吾之心焉是關睢之義也易曰主
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
專之禮詩云將翱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
儀也又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
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

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為婦今此
禮陵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群陰制於太陽世教
淪替一至于此可為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
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惟帽少當時
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京西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
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悅向有帷帽羣離必
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
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
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頽風敗俗故申
明舊事不能二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
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
慰意九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
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

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書

舒元輿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劔心知其不莽齒匣藏
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
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
淬磨之心於宵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綠水
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
其異石遂携入城問於切礪工工以為可為砥吾遂取
劔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復就
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
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果覩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
退鱗光勁一水冰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
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為金剛首五材

及為工人鑄為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銛利苟暫不
砥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銚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
為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
代苟不病盲聾瘖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鸞雀
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弃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
情為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
賊天理生前為造化刺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為
辜負日月之光景耶吾常觀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
者况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
非彫缺道義自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
免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
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
亦益憂爾輩為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為苟得眩惑而容

易徇於人爲投刺率役而造次情其業日夜憶念心力
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
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
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
入吾爲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苟積習隸之業上不貽
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祇
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否也則嚮之所謂切
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因欲爾輩常
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常誥銘座
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篆刻於其側曰劔
之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
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諭江陵耆老書

劉琬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
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
饗其讎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然然楚人之性
慄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
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事之
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
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虐其報則江
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
疾病而獲康彊有其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
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
兄則胥自爲无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讎乎吾以
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
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

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
神之神乎者老得書速易
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九十

唐文粹卷第九十一

序甲 摠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大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揚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常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

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俗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基_於自長發禘宋正考述其典在駟頌_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通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文感物造端滋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轡轢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公卿崇構海域悒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承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

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常暫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晤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會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

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今後代作法豈惟
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
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惣衆
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括囊道藝之場探蹟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看
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
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
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
群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
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
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
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絃間發縹彩相輝歌
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爲王

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上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
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
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
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
謝雖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
之下思感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
寥感知已以悼思懷舊德而何極豈岷山之上長留墮
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
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
焉與三代同風其相之臣曰鄴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
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闕

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予嘗論古者
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風七
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決於人心人心安以
樂播為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
音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
選百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
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
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美
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
或依隱以翫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
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
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敷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
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代罪

公則握中權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
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度工以成邦教載
直筆以脩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
負宸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言
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略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
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蓋存乎篇序既詠歎
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表誌碑
頌讚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者其目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數序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于帝脩六府敘九功曰
都曰俞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
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理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

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愍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敘德輿以爲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摠志氣公自門闕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誠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宋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

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教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於博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爲之譏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窘若枯拳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蓋大倫圯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羸疵爲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

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法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以俊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鄆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

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贖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蒼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教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悵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寢亂不惟神武之功瓜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

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
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
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
過艱難處從行在輒隨啓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
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
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
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
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
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漂陽之
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
一無所取素與蜀師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
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
子爲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

政爲竇叅忌疾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
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
入侍內殿持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
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
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
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叅納劉士
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叅素不
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
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
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
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
心復異之群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

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誠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鑿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未貞初與鄭餘慶陽誠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擢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獯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知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冷而平泰階敷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五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

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以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手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

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傅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正聲而無竒邪滔滔如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綽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叅化成輔翊之勲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水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已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爲淮南江西從事掾管記室之任屬辭詔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爲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

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生之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

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天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

南元公積京兆韋公博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博舉進士登賢良旣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道遙公曼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佛書尤所通達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索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警不庭宿兵寢久韋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

在伍中出爲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
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閒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
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讀換
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
十編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
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
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
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
雖官爲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
言於訓辭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
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
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辭臣无出其
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

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宮壺間一
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无所関决惟內署得預參畫
群議闕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續服再維乾綱今上繼
統策勲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
材遇英主功顯人伏言无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
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巘廊
益尊感恩盡瘁不畱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
未及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
不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
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旦以疾
不起聞贈祿加常礼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
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御哀貢誠乞辭以符其首公未
爲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

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需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綸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旣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悄然謂蕃曰翔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翔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怜蕃之虔敬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緋之與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其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竊微竊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

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
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
公翱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
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
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
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
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猷神度每彤墀奏罷別
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
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
立帝明發有求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
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旨懿祔廟之
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

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万方於
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
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于宮庭中外
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讚
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強禦嚴之以刁斗
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
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
旣震大羊遂潰疣贅披抉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
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荆門爲首亂之地瘡
痍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
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
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抵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
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

朽之勲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
路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尊爭
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擢神武公累獻
中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雉渠受戮祗以拒君
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
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
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雉兵常
山勁卒是爲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
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
魏侯鎮侯勅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泝水之上游獲
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克竊上相之旌
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郊
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

言曰彼地則義帥師介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
周之邦瓜瓞具存堂稱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
破彌牟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
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群議運籌制勝舉無
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
園棊尚拗曹叅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
周鉞兵淬鄭刀万里來來紹之頭顱二塚葬室尤之肩
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勲
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自絕域通于本朝文畢伯士
勅宗英可汗獻琛輸書越自絕域通于本朝文畢伯士
之胤呼韓庶蠶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
泉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自絕域通于本朝文畢伯士
聖書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

邳石之符傲睨鬼箝之錄聞之者可以祛孽贖傳之者
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旣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
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
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
莫開公則疏于封章達於旒袞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
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
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耶歲在乙丑群公常伯以天
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
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誅東征之歌而又伐摩
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
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藻緝
文采類于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
道之冊文號位旣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

臣衡后土之儀採公王明堂之圖考肆觀之禮於浮生
取封禪之書於天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
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
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于大誥析于昊天
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旣如彼其制作也又如
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
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
旌宮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
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立
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惴幾移朝
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盈辭讓不及因齋
潔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
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

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石鑠火走膏脉如陽春高秋者
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爲患
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鷓鴣不傳之以馳騁騁不授
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上於司
寇師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
保衡傳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
爲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夕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
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
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囑廟自是已降
其類實繁惟君蘊開物之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
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_也綿地之文粹于厥躬慶是全德
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_也砥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
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泗濠節度使觀察處四直等使通議大夫檢
校尚書左僕射贈司徒張津_八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載
康哉之臣周宣王脩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人
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
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論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爲
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諱
建封南陽人簡廉䟽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爲
干櫓非道不處視圭組猶梯稗以褐衣寬博游于京師
當時賢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絃交就義若渴
贄師律於盟津大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
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焚焚反虜壤地相
授衆寡懸絕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殉傳首於行在所

昇翰淮海我爲金湯選要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
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都授鉞貞師泣于徐方就加六
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
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
與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
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
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
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勳伐
表丘隴銘器敘事於言詒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
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無際
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
氣以攄肝膈覽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
帝紆天文以送別必思異倫耀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

君唱臣和昔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
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匠揮
斥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閑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
全才逸氣與勳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
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人之
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
文以德輿掌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
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
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
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
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

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
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界之大
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
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
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
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又視之後中宗景龍之
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
搜英獵俊野无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无文爲
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
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
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
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
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

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
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
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吐
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
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
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
剪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
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
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
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
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
亡憫雕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
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唐文粹卷第九十一

唐文粹卷第九十二

序乙 摠二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文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元稹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玘集序

李華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元真卿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集序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盧藏鳳
劉禹錫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

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祇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關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

毗陵陟明于吳兼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耶何造物者之疾也始與計偕投小宗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為墓誌其間嚮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相為用大允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閔令鉅衍為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書誌三篇感槩自叙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承相之倫或退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池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劑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

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昭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
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安國之忠
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爲
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
齷齪備位者相延無虛口又況竒柔收害崇黨蔽善公
于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猷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
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于趙公纂承門訓張大名器
三命樞機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
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脩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持筮仕
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紲展敬無容
猥以疎愚承趙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
之門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胥涕見抄辭不獲命謹直
書以冠于篇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
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事具與予書始旣言讀書
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一五志詩賦二十七舉
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
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
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
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
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
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
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
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
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軸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誚寄

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
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
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
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摸勒街
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楊越間多作書
摸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

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鏡湖傍
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
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
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
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
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
部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凡二千一

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國家改
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
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
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
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上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
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
剖判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
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
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尚書崔孝公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
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
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

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
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
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
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
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寤以微矣
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臣太子賓客
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若冲安平公愷之
少子也世爲德表門爲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
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
宰揆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
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
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迂起
吾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

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
高天下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
祕書少監動爲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
望尊地逼出爲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爲左散騎常侍
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
史罷州復職副守薨于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
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哀宗師
公爲御史糾輸誠之罔持國屬之罪爲給事中拒貴倖
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
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
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
來揚州瑱宋上黨遙宋兵部鼎等僉爲國器在中書詔
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

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
爲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興田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
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
師搢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旣而御史
君夭歿公終于副守則向之
侍疾也孝達于神祇居憂也
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
茹毒終身慈不貸姦貞不肆
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
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傳於
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
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
爲上弟由是分掌選署仕
進之族知勸焉親交鄰里飢
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
裘蒸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
祿廩雖厚家未嘗足開元
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菲
飲食卑宮室濯衣澣冠俾
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
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

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
於中庸翻然於不迪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
允公援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
誦焉文集經亂罹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
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富時不幸早世嗣子
祐甫論撰先志一卷爲第三十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
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叙治亂之源備矣豈惟
化物諧聲爲文章而已乎奉詔修道德經疏藏于
三閣行乎天下及魏晉之浮誕合言於世教其於道也
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
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鄰壤婚姻之舊嘗趨公
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爲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
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文
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
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
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靡司馬氏已來規範
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僭竊爲工耳文與道藪塞
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
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
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
隱汗瀾卓踔大淵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
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
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
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

人亦翕然而隨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
事可謂雄偉不賞也日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
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
詩二百五聯句九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
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
三表狀四十七摠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
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
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
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

序

顏真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
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與

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輦輓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衆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干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

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羗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賦公推思遵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立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掎摭疵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均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賫以詣公託

文苑卷九十一
知已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
功時精覈進士雖擢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
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
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知之故言
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
哲匠者矣公允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誌表疏制詰
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
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
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
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
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
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
也至若世系闕闕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推德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
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苟况孟軻脩道著書本於仁義
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
譏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
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
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命
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告
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駟告甫之清風伯喈
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
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
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
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

漢濟北相長岑令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
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尉縣號州湖城縣主簿親
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
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
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繁廉清方敦直莊明
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
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爲物遷不爲波流初聞關
隱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
學宏詞直言極諫几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祕
書連辟沂公北平王二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
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
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爲
比部郎中十一年夏寢疾不起其壽四甲子其文若干

篇闕茂博厚菁華績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紀循吏
而述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叙守臣勲烈則黎陽
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
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誌碣二銘摭志氣以
申感槩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詮桑門心法則大覺
禪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
制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嚮所叙詩書說命駟頌而下
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它詩賦
贊論銘誄序記等合爲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琮璧琬琰
奏於懸間列在西序其章章者雖漢廷諸公不能加也
無溢言曼辭以爲夸六無調笑柔色以資孟晉勁直而
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
命之所賦也德輿昔歲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

從登文石之陞常所論著備以深簡編君之孤其既除喪
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如其八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白上南浦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以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
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
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少不絃踈越大羹遺味之歎歷
千餘歲至沈詹事宋負外如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
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
雅窳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
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
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
人也補闕諱舟字茂政玄晏先王之後樂平縣令价之
孫潭州長史顥之子十歲能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

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祕書少監彬充器之自是令

問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太

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為書記大曆二載遷左拾遺轉

左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冊陽朝廷虛三署郎位以

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

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

苟合得喪喜愠罕見於容故觀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

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

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

章顏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

所獎每舞雩詠歸或金谷文會曲水脩禊南浦愴別新

聲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曾字

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翬藻

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旣除喪懼遺製之墜于地也以其與茂政前後爲諫官故銜痛編集以論譏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于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住未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二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後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振初則廣漢陸子昂

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宋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負外蕭功曹賞常侍獨以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其氣全其辭辯博也驚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以翔趙郡贊皇人也天姿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道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

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
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天寶末
房公官韋少師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中歲
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
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嘻昔之君子賢人運
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
若孟子軾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
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返歸居于河南
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
所述作三十卷目爲前集命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
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叙曰皇甫士安志好閑放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士

傳贊記遺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
爲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當所切刺心在一乘故敘釋
氏最爲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相放焉則今天
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摠衣捧席與余同焉故能知
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爲儒林之綱紀云若
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攝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
碯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圮橋碑繫當世激清風作先賢
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
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教化彰調詠作中書侍郎
贈太子大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序摠名實樹遺
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
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箴叙宗系思祖德作述初
賦病流溢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失道宗有德作受命

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叙別摠存諸集錄歸根復命
一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書贊知
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荆
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
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
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
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
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
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
吹歟諸佛之影響歟余所不啻道其窮歟常懷不言之
歎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運希夷意通鄉音象知我之言
之不忤耳若以叙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
而稱其製作也大然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硜硜然

以此導引於人以為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鮮通
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故無適時之用任汝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
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所
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
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下以某年月日終于
長安某里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實錄故
以公為史館脩撰發誥令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
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
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為不壽矣其碌碌者老於郎
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歎而病
於促數焉公遺孤歿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朋之知臧
孫之後存於此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儻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格摹守之如奉法令聞臯陶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又于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寤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

歌詠美教化獻管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辨後有論議至若記叙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開於今于時文士馳騫颯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抑揚黃華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務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

博學宏詞皆爲科首由南和尉擢祕書省校書郎八年
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
文夫弄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
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
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
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爲肅爲姦黨所嫉不容於御史
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圯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
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
完封疆之策閣犬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
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柰方寸何
間行問安否然後輦安輿而逃謀未果爲盜所獲二京
旣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
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旣受汗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

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御罔極之痛者三故雖
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
江淮間省躬遺名誓心自絕無何詔復授左補闕又加
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卿已下傾首延佇至止
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墮節辱志者可以荷君
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
爲從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于山陽疾痼
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服雅好脩無生法以冥寂思
慮視爵祿形骸與遺士同惟吳楚之士君子譏家傳脩
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
文於公得請者以爲子孫榮公遇勝日時復綴錄以應
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
學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常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

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詩
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負外沈起居興宗裴負外
騰文別元巨詩并揚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
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于今所述者公長
男羔字宗敘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爲
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贊祭文凡
一百四十四篇爲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煩議世道
則原卜論質文論主文而譎諫則言鑿含元殿賦敦禮
教則哀節婦賦靈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達
盛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德銘崔宥客集序德先生誄
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靈夫人頌一生一死之間抒其
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
變則詠古詩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察神道碑思舊則

三賢論自敘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
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變
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觀容
貌聽詞氣而後觀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
獻替足以潤色度正一代之訓典大而病之國國不幸
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
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爲後集及常遊
公之藩也又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
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虐而
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熾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
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

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繁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
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
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
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
爲禮部員外卽是歲以踈雋少檢獲訛出牧邵州又謫
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郴州刺史五歲不得
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
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因編次爲四十五通
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
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常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
之言爲然九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
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
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年
而騷人作於是怨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
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傳瑰
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
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
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顛頽矣遠迤陵
頽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
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
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
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
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

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先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鷲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澌灩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坵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兩科連中銚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

泣奉遺草來謁咨予伸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
温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
郎又師吳郡李質通春秋從安文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
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雋賢交重
氣槩覈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
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
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言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
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爲案且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
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阻其勢而爭天光者乎
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
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以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
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思過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
明王道似荀卿故予所先後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
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
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惟巴蛇九日乃能盡
其殼而迴注鷄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
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
之素交不相素於文字之內而已

文粹卷第九十二

國

天
精
秘
方
三

